

解码古蜀文明 | 三星堆-金沙遗址科普专题报道 |



# 三星堆—金沙遗址如何「包罗万象」？

## 出土上千根象牙

“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最新一次发掘中，当考古工作者清理了三、四、七、八号祭祀坑填土或灰层层的最后一层，映入眼帘的便是铺陈于坑中的大量象牙。将这些脆弱的象牙一一提取，下层的青铜器才完全显露出来。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。

早在1986年的发掘中，三星堆一、二号祭祀坑也出土了象牙。其中，一号祭祀坑共出土13根，集中在坑的中部一线；二号祭祀坑则交错叠压了60余根。而在直线距离约40公里的成都金沙，同样是古蜀文明代表的另一处遗址——金沙遗址，其祭祀区也出土了数量巨大的象牙。

截至目前，三星堆遗址已出土800余根象牙。金沙遗址已出土百余根象牙，更多的象牙还掩埋在地下，具体数量有待进一步统计。“世界范围内也有其他遗址出土了象牙，但目前来看，并未发现有三星堆—金沙遗址这样大规模的体量。”在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助理馆员田雅静介绍。



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大型象牙坑发掘情景。图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

1

看似杂乱无章的象牙 其实规律有迹可循

虽然出土象牙数量巨大，但其中的规律并非无迹可循。三星堆遗址的整根象牙主要和青铜面具、青铜人像、青铜容器埋藏在一起，譬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、八号祭祀坑。整根象牙一般位于祭祀坑器物层的第一层。

而金沙遗址出土象牙最为突出的L65点位，位于遗址核心的祭祀区。该堆积中象牙交错叠放，最长一根象牙约长2.2米。除了该点位外，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也或多或少出土了象牙。

与三星堆遗址不同的是，金沙遗址还出土了象牙条和圆形的象牙饼形器，即被切锯成段的象牙。这些都是三星堆遗址中少有发现的。“形态的不同，反映了两个遗址先民在祭祀过程中，对象牙使用理念有所不同，但其目的都是祭祀。”田雅静这样理解。

2

祭山图玉璋的纹饰中 或有刻画象牙的用途

这些象牙究竟作何用途，三星堆出土的其他器物中是否对此有刻画呢？在二号坑出土的祭山图玉璋纹饰中，有一处端部弯折的尖状物，处于两座侧面插有玉璋的山丘中间空隙上部。因为祭山图玉璋被认为刻画的是古蜀人祭祀场景，而这个尖状物形状类似弯曲的象牙，因而有研究者提出，这个尖状物或许就是象牙。

三星堆遗址出土部分象牙的种属鉴定结果显示，这些象牙均来自典型的亚洲象，部分学者推测其产地应为古蜀国的管辖区。目前，关于三星堆—金沙遗址象牙溯源工作仍在进行中，根据其DNA检测、同位素对比结果，可以对大象的出生地甚至迁徙路线进行判断。“目前象牙究竟是本地产还是有其他来源，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比对。但是无论结果如何，都可以促进对贸易资源网络的研究和认识。”田雅静补充道。

实际上，从象牙的使用也能看出两处遗址的异同。从祭祀规模来看，两处遗址均是大规模、有意识地掩埋象牙，不仅表明了象牙在古蜀文明祭祀体系中的特殊地位，也反映了祭祀规模之大、象牙资源之丰富。而对于金沙遗址出现较多象牙被切锯成段的特殊行为，田雅静认为，这可能是两处遗址的不同人群对象牙的使用存在一定差异。

华西都市报—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

## 「从鱼到人」，再添新证

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，我国科研人员经过十余年野外发掘与室内研究，发现了距今4.36亿年前的硬骨鱼类化石，并揭示两种原始硬骨鱼类的形态及颌、牙齿、脑颅等重要特征，为填补“从鱼到人”演化链条提供重要实证。

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团队完成，相关成果形成两篇学术文章，于北京时间3月5日在国际学术期刊《自然》同期发表。

鱼类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祖先。从有颌脊椎动物，到硬骨鱼类、肉鳍鱼类，再到肉鳍鱼类中的一支登陆并演化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四足动物，构成了“从鱼到人”的核心演化脉络。然而，由于原始的硬骨鱼类信息稀缺，学界对于其认知十分有限。

在此次研究中，团队在重庆秀山发现了重庆始骨鱼，全长仅3厘米，但头尾保存完整，其生存年代早于此前已知的硬骨鱼类化石。此外，团队运用高分辨率CT成像技术，详细解析了云南曲靖出土的钝齿宏颌鱼化石，还原了这一志留纪时期（距今约4.4亿年至4.1亿年前）最大脊椎动物的完整头部结构和牙齿形态。

“此次成果进一步印证了我国是早期脊椎动物起源的摇篮。未来，通过发掘更多关键地史时期的化石材料，有望破解更多‘从鱼到人’演化历程中的重要科学问题。”朱敏说。 文图均据新华社



工作人员在摆放重庆始骨鱼(左)和钝齿宏颌鱼的复原模型。



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8号坑出土象牙。